

# 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 维度问题的课堂教学\*

## ——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王 婷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课堂教学中,回避不了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维度问题。马克思最终确立本体意义的实践观有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在大学课堂教学中,这是一个难点。要解决这个难点问题,必须向学生解释清楚费尔巴哈解构思辨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和马克思是如何积极扬弃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是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才确认实践是人类世界的本体,是人的生存本体。

**[关键词]** 马克思实践观 本体论维度 教学难点

**[作者简介]** 王婷(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基本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107(2010)06-0076-02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是第一个对维系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生存的唯心主义思想模式发动攻击的人。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费尔巴哈集中火力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的这种批判:“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一样”,而且费尔巴哈“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sup>[1]</sup>

经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已经具备了确立自己新世界观逻辑上的可能性,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确立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史前提。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思想基础是实践本体论。如果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思想中吸取了辩证法思想,那么,这种辩证法思想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则是通过积极扬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现的。在大学课堂教学中,这是一个难点。要解决这个难点问题,必须要向学生解释清楚费尔巴哈解构思辨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和马克思是如何积极扬弃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

一、以费尔巴哈解构思辨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为切入点讲授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精髓主要体现在对思辨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之间同构关系的揭示。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基督教的同构关系,把它们当成同一种思维方式来加以解构。费尔巴哈认为,正像基督教把人的本质异化为外在于人的感性和理智而独立存在的绝对现实性即上帝一样,思辨哲学也同样把人的本质异化为脱离人的感性的真实世界而成为现实的人永远无法体悟或达到的“绝对理念”。

费尔巴哈首先展开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把基督教神学直接诉诸人本学的批判框架,接着展开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揭示其与基督教神学或哲学的内在同构关系。费尔巴哈认为,在中世纪之后思辨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使基督教信仰理性化,而他的任务则在于使上帝人本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上帝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不可企及的怪物,它只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假如抽去了上帝的一切属人的本质规定,那么,上帝仅仅是“虚无”。上帝的一切规定性都是人所赋予的,“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就也有这么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些。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你可以从人的上帝认识人,反过来,也可以从人认识人的上帝,两者都是一样的”。<sup>[2]</sup>在费尔巴哈看来,基督教神学就是人跟自己的分裂,人把“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崇拜,从而使人忘记了自己现实的具体存在。按照费尔巴哈的这一解释,中世纪上帝观念就被费尔巴哈彻底“祛魔化”了,上帝成了第二性的存在,而现实的、有感觉的活生生的人就成了第一性的存在。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费尔巴哈暴露出来了致命的缺陷,他的误区在于仅仅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孤立的个体的人及其抽象的普遍性。

由于基督教神学和思辨哲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在费尔巴哈看来,批判思辨哲学与批判基督教神学在使用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思辨哲学中,主体即实体,也就是“绝对理念”,而客体则是自我意识外化或异化的产物,也就是自然和历史。费尔巴哈认为,在方法上“我们只要将宾词当做主词,将主体当做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sup>[3]</sup>。这样,就不是“绝对理念”决定自然和历

\* 2008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和谐社会视阈中审美教育价值研究”(08B013)

史,而是相反。

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在性质上都是唯物主义的。也正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契机使一直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开始由思辨哲学向实践哲学的方向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说,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基督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批判任务,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使附着其上的美丽光环消退,余下的理论工作是“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sup>[4]</sup>。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理论批判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底,在祛除唯心主义之后,又使自身的理论失去辩证法思想。在批判基督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唯物主义姿态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却陷入唯心主义的深渊。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5]</sup>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并不是一种超历史的抽象规定,它总是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在市民条件下,人的抽象存在恰恰是由于人的存在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丰富性。然而,费尔巴哈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必然使人与人之间陷入一种外在的对立,虽然取消了人与上帝的分离,却代之以人与人的“社会本质”的分离。

此外,费尔巴哈没有看到,自然和历史不是先天或先于人类活动而存在的,而恰恰是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结果,“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sup>[6]</sup>。由于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头足倒置”思辨哲学的同时,把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即人能能动地改变现实的创造性因素也统统抛弃了,因此,费尔巴哈思想也就失去了对市民社会的理性批判能力,看不到变革现实社会的物质力量和精神超越性,他的思想目标也只能定位在抽象的“类本质”上,即“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要确立的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立足点”上存在着原则的分野。“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sup>[7]</sup>。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仅仅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完善状态,亦即理想社会,它只能是那种实现了“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社会。这里要着重一点,即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也是基于这种超越市民社会及其导致的人的本质的贫乏和抽象的理想社会所得出的。

二、厘清马克思积极扬弃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原因

马克思在黑格尔思想中吸取了辩证法思想并与唯物主义结合。这个问题的难点就是要讲明白,要厘清马克思是如何通过积极扬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才得以实现辩证法思想与唯物主义结合的问题。在马克思之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分离的,无论是17—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它们都未能在历史观上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相反,辩证法思想却在唯心主义那里得到长足发展。所谓“辩证法”就是与片面、孤立、静止地看待一切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对)世界观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运动、生成和发展,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推动,而是源于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在唯心主义那里,辩证法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思维的运动和概念的流动,只是体现了人精神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现实能动力量。所以,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那里,虽然也强调生成和运动的辩证法,但是,由于内容服从于其体系建构需要,最终扼杀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使其理论最终陷入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思维中实现了“绝对理念”的生成,在现实中却把经验给定的事实当做永恒理念的充分体现,以为这样,他的“绝对理念”的终极理想就能够在现实中彻底实现。殊不知,这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相情愿而已,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会按照人的思维或理想乃至人的美好想象去展开。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形成以实践为本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这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中才最终形成并趋于完善。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辩证法不只是人的思维活动才具有的一种特性,更主要的,它首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种本质属性;思维的能动性只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的产物。这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以往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不能改造世界,真正改造世界的能动力量是人们现实的以物质生产为基本要素的总体性实践活动。

通过这样的课堂讲解,最终要让学生知道,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的理论层面。马克思的落脚点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8]</sup>。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批判进至实践批判,这是马克思能够实现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批判和超越的关键,实现了本体论乃至整个哲学的实践转向。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77.
- [2]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2-43.
- [3]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02.
- [4][5][6][7][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6,57.

[责任编辑 宋一兵]